



颛臾故城遗址



平邑汉阙

【故地往事】

平邑县历史上的『古国』

□ 蔺如伟

在山东省平邑县境内，历史上曾并存或先后存在过数个古国或分封侯国。虽它们性质不同，有的是先秦古国，有的是分封侯国，有的欲封侯国但最终未能建立起来，却共同勾勒出平邑数千年的历史脉络。

颛臾国：  
蒙山脚下的“祭祀古国”

颛臾国是最具神话色彩、历史最悠久的一个。据古籍记载及传说，它是上古东夷首领太皞(伏羲氏)后裔所建立，风姓，专门负责祭祀人文始祖太皞。古三皇庙残碑记载：“少典东迁，君子颛臾之地以守伏羲之祀。”到了西周初年，颛臾国被周成王正式册封，专门代表周天子主祭蒙山。因此，其国君被称为“东蒙主”。

颛臾国在历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来自儒家经典《论语》中的一场著名争论。春秋末期，鲁国权臣季康子想吞并弱小的颛臾国，孔子坚决反对，他提出了两点理由：第一，颛臾是“先王”亲封的“东蒙主”，名正言顺；第二，颛臾已是鲁国境内的“社稷之臣”，没有讨伐的理由。孔子在批评季氏时留下了“祸起萧墙”“分崩离析”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“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”等成语或名句。

颛臾国力弱小，作为鲁国附庸，终究难逃被吞并的命运。在鲁国灭亡后，颛臾国再也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其存续的信息。

颛臾国王在位时曾因勤政爱民，深得当地百姓爱戴。到了宋代，他被皇帝先后封为“灵显潜应侯”“英烈昭济惠民王”，正式从“主祭者”转变为被后世供奉的“蒙山神”，祭祀他的庙宇被称为“颛臾王庙”。隋朝时，颛臾故地曾短暂设置过“颛臾县”，后并入费县。

如今，平邑县仍留有颛臾故城遗址和“颛臾村”村名，据传是其灭国后的遗址和后裔的迁居地。最新考古发现显示，现在的颛臾村地下，埋藏着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，村民在建房和整地时还发现了古城墙石棹墓和砖室墓等，为探寻古颛臾国都城所在地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
颛臾国虽然疆域不大，但它从一个负责祭祀的部落方国，转变为儒家经典中的典故，其国君最终又被神化为一方神灵，这种独特的演变轨迹，在周代众多诸侯国中尤为特别。

南城侯国：

礼乐与兵戈交织的要塞

武城(南城)侯国设于汉武帝元朔四年(公元前125年)。当时汉武帝实行“推恩令”，将城阳共王刘喜的儿子刘贞封于此地，称南城节侯。其存续历史主要分为两个阶段：西汉时期作为侯国，隶属于徐州东海郡。东汉时期，侯国被废除，改为南城县，隶属于兖州泰山郡。

刘贞受封后，爵位共传承了六代。公元9年，王莽建立新朝，南城侯国历史就此终结。

南城侯国故城遗址在今山东省平邑县郑城镇南武城村一带。此地春秋时属鲁国，公元前554年建“武城”。后来，鲁国在此地大败邾国军队，时人亦称“南武城”。汉置侯国时便沿用此称，文献中“南

城”或“南成”都是“南武城”的简称或同音通假。

南城侯国虽然只类似一个县级行政单位，但其所在的南武城地区历史底蕴却十分深厚。这里是儒家“宗圣”曾参(曾子)、孔子弟子澹台灭明的故乡。孔子“割鸡焉用牛刀”的典故就发生在此地。此外，“武城弦歌”“曾参杀人”“曾子杀猪”等广为流传的典故也源自这里。现在，南城侯国故城城墙遗址尚存，称为“南武城故城”，是了解该地区先秦及汉代历史的重要遗产。

西晋咸宁三年(公元277年)，司马炎下诏以泰山郡的南武阳、牟、南城、梁父、平阴五县合并为南城郡，进封大将军羊祜为南城郡侯，设置国相，与郡公同级，羊祜辞让。

平邑侯国：

平邑地名由来与汉文化遗存

“平邑”这个名字，相传来源于春秋时期鲁国一位权倾朝野的人物——季平子。根据平邑当地的古碑记载，“平邑者，季平子之采邑也”，意思是说，这里是季平子的私人封地，地名也由此而来。

这里在西汉时期曾一度被设立为“平邑侯国”。平邑侯国在西汉历史上曾先后两次短暂设立，但存续时间都不长，因获罪除国而废。西汉宣帝甘露四年(公元前50年)，封鲁孝王之子刘敞为平邑侯。刘敞在位仅两年，因杀人之罪被处死，侯国被废除。西汉汉平帝元始元年(公元1年)，封东平思王之孙刘闵为平邑侯。刘闵在位八年后被免。至王莽新政时期，侯国被正式废除。

今天在平邑县城还能看到一些汉代的遗迹，例如著名的平邑汉阙，是建于东汉早期的墓前石阙，包括两座皇圣阙和一座功曹阙，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、保存较完整的地表建筑之一，被誉为“石质汉书”，具有极高的历史、艺术与科学研究价值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平邑还出土了现存最早的汉代墓碑——“庶孝禹碑”，是国家一级文物，主碑文隶书镌刻“平邑成(城)里庶孝禹”字样，是刻有“平邑”二字最早的碑刻，它们都见证着这片土地在汉代的过往。

武阳：

延续八百年的古县城

武阳(初名南武阳)是在汉代时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。自西汉在此设县，它作为这一地区的行政中心，一直延续到隋唐，前后长达800余年。

据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记载，东汉和帝时期，曾打算将南武阳县封给大将军窦宪作为侯国，但窦宪辞而未任，不久后就被逼自杀。因此，这个侯国实际上并未真正建立起来。

它的名字几经变迁：西汉叫南武阳县，王莽时改称桓宣县，东汉复名并作为侯国封地，南朝宋改称武阳县，到隋朝时改名为颛臾县。唐朝贞观年间，这个县被并入费县，县城逐渐荒废。

武阳故城的遗址位于今平邑县的仲村镇(南武阳故城)，遗址附近至今仍有王家武阳、徐家武阳、谭家武阳等以“武阳”命名的村庄。

(作者为平邑县委党史志馆副馆长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□ 孙晓明

【齐风鲁韵】

芒种时节，齐鲁大地的风物画卷

每年6月6日前后，太阳抵达黄经75度，长江以北特别是地处黄河流域的齐鲁大地便进入农忙时节，冬春作物等待收割，夏秋作物亟待栽种。这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、夏天的第三个节气——芒种，仲夏由此开始。

芒种到来，小麦、大麦等有芒作物已然成熟，抢收刻不容缓。玉米、晚谷、黍、稷等夏播作物也正值播种最忙的时候，故称“芒种”，字面意思正是“有芒的麦子快收，有芒的稻子可种”。麦穗上的芒由叶片退化而成，能抑制水分蒸腾，增加产量。春争时，夏争时，“争时”二字道尽此时收种的紧迫。宋代学者马永卿撰写的史料笔记《懒真子录》中说：“所谓芒种五月节者，谓麦至是而始可收，稻过是而不可种。”

人们常说的“三夏”大忙，即夏收、夏种、夏管。北方“收麦种豆不让晌”，芒种又名“忙种”。此时黄淮平原将进入雨季，连阴雨、风雹常使小麦无法及时收割，造成倒伏、发芽甚至“烂麦场”，因此农谚说：“收麦如救火，龙口把粮夺。”麦收后要抢种抢栽，即使干旱也要抗旱播种，切莫等雨误时。宋人范成大《芒种后积雨骤冷》中写道：“梅霖倾泻九河翻，百渎交流海面宽。良苦吴农田下湿，年年披絮插秧寒。”

芒种时节的农忙与物候，常入诗人笔端。唐代元稹《咏廿四气诗·芒种五月节》曰：“芒种看今日，螳螂应节生。彤云高下影，鸚鵡往来声。绿沼莲花放，炎风暑雨情。相逢问蚕麦，幸得称人情。”诗中螳螂、伯劳(鸚鵡)、莲放、暑雨，将芒种物候与田园人情巧妙融合。

南宋陆游《时雨》更是家喻户晓：“时雨及芒种，四野皆插秧。家家麦饭美，处处蒹葭长。老我成惰农，永日付竹床。衰发短不栉，爱此一雨凉。”既写芒种时雨中的农忙，又带几分闲适自嘲。

宋代范成大除了《芒种后积雨骤冷》，另有一首《梅雨五绝》其二：“乙酉甲申雷雨惊，乘除却贺芒种晴。插秧先插蚤粳稻，少忍数旬蒸米成。”写芒种放晴

后插秧的喜悦与期待。此外，白居易《观刈麦》虽非专写芒种，但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”正是芒种前后的真实写照。这些诗词让芒种不仅有汗水的重量，更有文脉的温度。

山东作为农业大省，芒种节气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。在鲁中、鲁西等地，芒种又称“忙种”，农谚道：“芒种芒种，连收带种；手快脚快，才能保命。”此时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齐上阵，甚至有“麦收无大小，一人一镰刀”的说法。旧时山东农村有“开镰”仪式，第一把割下的麦子要扎红布条挂在牲口棚或粮仓上，祈求丰收、平安。

在泰安、莱芜一带，芒种当天有“打泥仗”的儿童游戏，孩子们用泥混互掷，据说能祛除百病、防暑降温。胶东地区则流行芒种后悬挂艾草和菖蒲，以驱蚊虫、避邪气，这一风俗与南方端午相近，却因芒种天气湿热而格外普遍。

芒种前后，山东很多地方有“看麦梢黄”的习俗——女儿要带新麦面做的馒头、烧饼回娘家探望，俗称“麦梢黄，看亲娘”。若麦收太忙不能回，则托人捎去新麦面做的“面鱼”“面老虎”，寓意富足有余。

济南、淄博一带流行“芒种吃蛋”，认为鸡蛋、鸭蛋最能补气力，谚云“芒种吃个蛋，力气大一万”。鲁南地区爱吃“麦仁饭”：将刚脱粒的新麦仁加绿豆、小米熬成稠粥，晾凉后喝，解暑又充饥。临沂、枣庄则偏爱“凉拌马齿苋”，田间地头随手采来，焯水加蒜泥、香油，既应季又养生。聊城、菏泽等地，芒种时还做“面棋子”——切好的菱形面片与绿豆同煮，俗称“绿豆棋子”，汤汤水水喝下去，一身透汗，疲惫顿消。

饮食方面最普遍的，是几乎每户农家都会煮一大锅绿豆汤，装入陶罐带到地头，撒一点冰糖或甘草，防暑祛湿。新麦登场后，主妇会蒸一锅新麦馒头或烙单饼，蘸大葱或抹面酱，既饱腹又提神。这些山东芒种风俗与饮食，既顺应农时、补充体力，又充满乡土智慧。“抢收抢种”的忙碌中，透出对土地的敬畏和对亲情的牵挂。

(作者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理事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

清代佚名创作的绢本设色画《胤禛耕织图册·收刈》

投稿邮箱: qlwbrwqilu@163.com